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许多因写小说而获得声名的作家近年忽然热衷书画,凡一平是其中之一。据他说他的书画很受欢迎,常常可以用来换酒。用酒换书画者大都是他的迷弟,他们常常用一箱酒换一幅画,然后弱弱地打个补丁:“凡老师,你能介绍我认识某某县长吗?”凡老师厚硕的手掌一划,说:“这算什么,如果再加一箱,我连县里的书记都介绍你认识。”就这么笃定,仿佛天下没他办不了的事。然而酒醒之后,他又不得不面对除了写作书画别的一概办不了的事实。既然什么事也办不了,迷弟们仍然乐于换他的书画,那是不是就可以确定他的书画具有市场效应?这么一问,只见某某画家把长发一甩,仰起侧脸,来了一句刘欢

老凡的业余爱好



东西

的演唱:“我不知道,我不知道……”甚至托人转告:“老凡,你能不能把专业留给专业的人?”有人把这硬着头皮转给一平,他把手掌撑在耳后,问:“你说什么?”来人说某某说你的书画不够专业。他忽然提高嗓门:“什么?你说什么?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见?”这一刻,他好像变成了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里的王家宽。

其实,一平兄从来都不把自己的书画当专业,那只是他茶余饭后的消遣,也是过多精力无法释放后的释放。他是一位不太迷信专业的人,读师范偏要做作家,当初中老师偏要去行政,做行政

偏要去当编辑,当编辑偏要去当大学教授。如此屡屡得手,让他的想象力越来越夸张,以至于哪天他去学开飞机也不会惊讶。他不在乎别人说他业余,也不在乎针对他的各种调侃,比如胡红一给他的书画定性为“胡搞派”,比如我把“胆肥”定性为他书画的特点等等。如果别人不调侃了他反而不习惯,自己会冷不丁地跳出来,说:“你看着,你看着,虽然我把马腿画得不够粗,虽然它们的腿看上去有点儿蜘蛛化,但谁敢保证这不是一种创新?国外的许多画派不都是恶搞出来的吗?”他的这种忘我的调侃精神,经常把调侃者弄得很羞涩,也为自己吸粉无数。在他自我调侃时,我认为他是深谙人心的。他不经意地使用了心理学的“洼地效应”,即:地低成河、人低成王。可一旦他喝了几杯,“洼地效应”立刻秒变“凡尔赛文学”,一股貌似自我贬低实则自我表扬的文风从他嘴里冉冉升起,让自己的潜意识大行其道。比如某次醉后,嫂子问:“老凡,听说你在外面有女朋友?”凡说:“哪有啊?”嫂子说:“嗨,都老夫老妻了,即使你承认,我也不会计生。”凡说:“别信谣传谣。”嫂子说:“这样吧,你承认一个我奖励你一千块钱。”凡说:“噫,我现在又不缺万把块零花钱。”

在我们这拨友人中,他是个学开车的(虽然车技不怎么的),第一个炒股票的(至今还被套

牢),第一个买别墅的(交了订金被对方违约),第一个穿名牌西装的(虽然只穿一两次),第一个频繁更换手机的……所以,他率先画画和写书法也就不奇怪。画画,据他说是有童子功,这一点似乎也看得出来,否则他那厚硕的手掌是无法在纸上绣出花来的。至于书法,他抬手就写,第一幅就算作品,基本上不需要学习,是写送了几十张之后才开始拜师的。老师一来,喝酒的时间多,谈书法的时间少,但书法却日见长进,问其原因,曰:“新婚第一夜需要跟谁学习吗?写第一首诗时谁又是我师傅?如果都要学会了才干,那你什么也干不成。”有道理,他再次证明在艺术领域是多么需要“胆大妄为”,甚至不那么谦虚谨慎。像他这样的不羁之才,只需要跟师傅待在一起或听一两节课,就足以让自己单飞,自信得没朋友。比如今年春节,他送一幅画给延强兄,延强兄收到后兴奋不已,激动地颤抖地给一平打电话,说:“老凡,你画的这几只猫真是可爱。”他“啊”了一声,沉默数秒,很生气地说:“你能不能看仔细了?我画的明明是虎,难道你不知道今年是虎年吗?”延强兄恍然大悟:“哦,你这么一讲还真有点像虎,对不

起,今后看你的画首先得弄明白本年度生肖。”话音未落,一平便掐断了电话。

他的书画名声渐渐看涨,于是在许多场合我们就介绍他是书画家,别人都坐下了他还站着,愤愤地问:“还有一个身份为什么不介绍?”显然,他最在意的是我们故意不介绍的那个身份。为了证明自己没被业余爱好耽误,近年他的创作产量暴增,经常是一个月里有好几家杂志在发表他的小说诗歌。其实诗歌他已经多年不写了,虽然他是从诗歌起步的。但几年前,各地为了宣传旅游,请作家们去写文章,他在被请之列,常常一拿到稿费就开始为那篇文章发愁。有一次他实在憋不出来,便用诗歌充数,没想到主办方竟被他的诗作感动得一塌糊涂。此后每遇稿费他就用诗歌偿还,丢了十几年的诗艺又被捡了回来。他的诗作发自内心,尤其是写亲人的诗,比那些未必发自他内心的书画作品其艺术性不知道要高多少倍!说实话,至今我都没有拿酒换他的书画,却无数次阅读他的诗作,并被其深深感动。

近日,他想出一本书画集以展示他写作之外的才华,嘱托编辑找我为其写序。我想了想,找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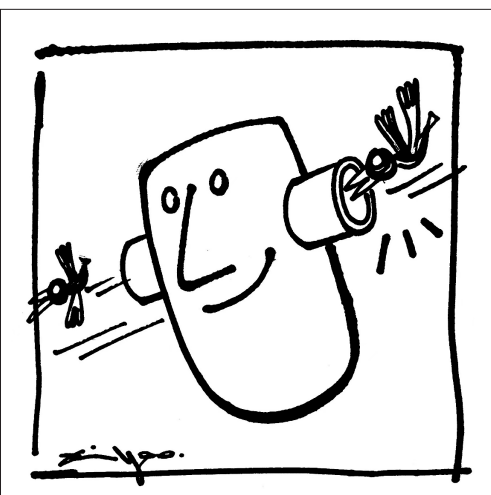
到角度,说:“除非你让老凡把诗歌也编进集子里。”果然,不到两天他就把诗歌编进去了。我还想推脱,说:“老凡,我们多年的朋友,你为什么直接找我写序而要通过编辑?”他说:“编辑找你写,我就不请客了。”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这一出,我就更不想写了,说:“这不是你最重要的作品,为什么要我写序?”他说:“正是因为不重要才需要你写,如果重要哪还需要你。”这句半真半假的自我调侃,让我再也无法拒绝,而且不得不不说他的诗作与书画一搭配,不但拉升了书画水平,还丝毫不降低诗歌质量。

之前有四年多时间,儿子家是租住在伦敦阿森纳主球场对面马路的居民小区里。儿子家租住的居民小区整体设计蛮有意思,不仅人车严格分行,且所有楼栋建筑是围绕中庭的植物园区呈递进式阶梯状分区。各楼栋之间建有开放式(纯露天)悬浮“廊桥”作连接以供步行,人在桥上行走,匆匆也好徐徐也罢,通透在大自然里的心境与思绪不误放飞。

小区的池塘里不养鱼,却养着几只半大的小鸭子不时弱弱地嘎嘎几声。我向保安:“鸭们长大了,嗓音过分了,怎么办?”回答是:“鸭们会更换,池塘里只留小鸭。”更让我兴趣盎然的是小区的每户人家皆有一个朝向不同、大小一致、落地玻璃全封闭、2平方米多点的外挑式观景小

阳台。一个暖阳的上午,儿子夫妇上班去了。我收拾完厨杂等事,就拖了把椅子,端了杯咖啡,夹了本书去了小阳台。一抬头,竟发现隔壁人家阳台上有一对可爱的小娃娃趴在朝向我方的玻璃上,聚精会神地正看着这边阳台上的我!真有点被瞬间的惊讶与欣喜蒙愣了一下,稍顿,遂赶紧放下椅子杯子书,我跑过去蹲下也趴玻璃上,隔空无声地笑着向她们招手致意。只见两洋娃娃也咧嘴乐开了,她们清澈明亮的眼眸里让我看到了新奇、愉快、友好。

雅玩



郑辛霆 难听的话不较真,好听的话不当真。

起,今后看你的画首先得弄明白本年度生肖。”

起,今后看你的画首先得弄明白本年度生肖。”

起,今后看你的画首先得弄明白本年度生肖。”

起,今后看你的画首先得弄明白本年度生肖。”

起,今后看你的画首先得弄明白本年度生肖。”

起,今后看你的画首先得弄明白本年度生肖。”

起,今后看你的画首先得弄明白本年度生肖。”

起,今后看你的画首先得弄明白本年度生肖。”

那个夜晚,我再次来到这条河岸边,或换一个更历史的表达,我来到苏州河昔日的里摆渡桥(今日四川路桥)边。酷热刚去,秋有凉意,因了两岸灯光映射,苏州河水便在潋潋的波光中透出深长的意味。

眼帘里一一流过昔日的“新天安堂”“上海划船总会”身影,惟有最早获得“现代性”的礼查饭店,却在河左侧深藏不露,夜的遮蔽下,它有欲说还休的踟蹰么?

那一刻,我想象:四川路桥边,曾经的江南渡口,朝霞漫天时候,或暮色四起当儿,那渡河乡民,紧赶着要去多少或喜悦、或悲伤的事情,人生从来不易!

对我来说,苏州河边的悲欢离合,两岸渡口、木桥间的死生契阔,总会搅动内心,让思潮起伏、无法平静。

但,那个夜晚,使我陷入沉思的是眼前这幢建筑,且无须作超现实的想象

—— 邮政大楼,2022年的深秋夜空中,兀自端立,一如既往地惊鸿一瞥。近年来苏州河两岸的持续更新,尤其是匠心独运的灯光秀,使它有别于1924年建成时所有的风格的美感,典雅至极、不可名状。

在全部的上海近代建筑里,我指的是开埠一百年间的万千建筑,邮政大楼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。你若审美,自然会惊叹宛如扇面般展开的立面,贯通三楼的科林斯巨柱,有古典主义建筑的庄严和威猛;五十米高度的巴洛克塔楼,又有那种风格的辉煌和壮丽。被维特鲁威在《建筑十书》中定义的古典主义建筑的结构形制,让邮政大楼焕发出雄浑的美感,表明着上海即将进入她的“黄金十年”。

邮政大楼的设计师叫思金生(译名),

英国人。他一定是曾被拉赫斯洛·鄂达克腹议的“二十来个西方建筑设计师”中的一个,鄂达克当然有足够的理由腹议,包豪斯的“新建筑美学”已让这个纤细、敏感的“新上海人”神魂颠倒。但思金生,奉古典建筑美学为圭臬的大师级人物,犹如伟大的德拉克洛瓦,以他强有力的设计手法,为上海留下了这样一幅兼具壮美精神属性的建筑,对了,它的石头属性,仿佛能与时间永存。

但谁真正了解了思金生?我真正了解了这个强悍的建筑设计师吗?时光的烟尘已然无情地遮蔽着许多细节,就设计设计的塔楼上的那两组人物雕像,仍然有着不解之谜。

1924年,邮政大楼的塔楼上安放两组人物,一组手拿火车头、轮船铁锚、通信电缆;另一组来自西方神话,他们是水星与爱神。毋庸置疑,思金生想要表达的是:工业社会中的人类沟通。

处于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,两组人物都将被毁去,在历史的某个关节点上,有个美术学校的学生,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爬上五十多米高的塔楼,用石膏将两组人物全都翻了模子,藏在自家暗室,秘而不宣地等待着光明的再次降临。以后,塔楼上的两组人物果然重见了天光,他们在学生的石膏模子里得以“复活”。

故事动人,传说奇诡,但至少时至今日,没有人可以佐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,“神秘的学生”还没有从历史帷幕后走到台前,我不得不将这段上海轶事看作我们城市的一个美好编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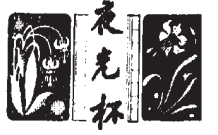
那年,听说苏州太湖边上的小镇,依山傍水,通体灵透,处处散发着山清水秀的独特韵味。它北有灵岩山,西有穹窿山,被烟波浩渺的太湖衬托得宛若人间仙境。尤其让人怦然心动的是当地疗养院,不仅系我单位出资建造,而且亦是员工首选疗养地,其别致的外观,在周围星星点点的别墅映衬下,独自成景;还拥有漂亮、安逸、静谧的院落;中西合璧的布局,精巧美妙的构思,处处体现和传递着温馨的气息,使我渴望去那里的愿望变得愈发强烈起来。

我本有三次去当地小镇疗养的机会,可是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。据说疗养院刚落成的那一阵子,曾在当地引起了不小轰动。参加庆典的领导一改往日的谨慎用词,动情地说:疗养院所花代价不高,但装潢精,质量优,有品位,是难得的一件“艺术品”。有关方面曾邀请我前往当地采风,然而我终因单位有事而没有去成。过后不久,我终于等到了第二次能去小镇的机会。那日,单位疗养名额下来后,我已决心不再错失良机。可当我把各项工作安排妥当后,不巧又接到一个紧急赴外地开会的通知,且还要在会上发言。没办法,只得将去小镇疗养一事再次忍痛割爱。那些天,我虽人在千里之外的北方大城市,却始终心系江南小镇,为没能最后成行而感到有些遗憾。

错失了两次与小镇疗养院的相约,我对小镇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。我似乎闻到了山水间的一股淡淡清甜,一个人缓缓地沉浸在小镇疗养院的夜色里,悠闲地欣赏着月夜、树林、风声、泉水以及朦胧的路灯交织成的一幅立体有声画面,享受着轻松宁和的愉悦;同时,体验着疗养院古色古香的平缓舒适、现代明快的简洁流畅、欧陆浪漫异国情调……

后来,我又有一次机会去小镇疗养院。不过,我的这一愿望最后还是因为单位临时安排而落空了。等到同事疗养回来向我讲述那里故事时,我竟然听得津津有味,全然忘记了下班回家。唉!如果真有机会去那里,我想,我是决不能再次“放弃”了。

可是,人算不如天算,我终究还是没有去成。疗养院根据单位与当地的事先约定,合同期满就无偿地移交给了地方。得知消息的那一刹那,我知道自己已经与小镇疗养院正式擦肩而过了。



到角度,说:“除非你让老凡把诗歌也编进集子里。”果然,不到两天他就把诗歌编进去了。我还想推脱,说:“老凡,我们多年的朋友,你为什么直接找我写序而要通过编辑?”他说:“编辑找你写,我就不请客了。”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这一出,我就更不想写了,说:“这不是你最重要的作品,为什么要我写序?”他说:“正是因为不重要才需要你写,如果重要哪还需要你。”这句半真半假的自我调侃,让我再也无法拒绝,而且不得不不说他的诗作与书画一搭配,不但拉升了书画水平,还丝毫不降低诗歌质量。

不怕生,大方展示自己才能,妙趣横生!但有一次姐姐在玻璃上举了张A4纸,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:“Who are you?(你是谁)”一时难住了我,不知怎回答为妥?若在国内,面对这么小的孩子问,我会脱口说:“我是奶奶呀。”但在他国,此处随意讲自己是“grandma(奶奶)”显然不妥;想了想后,我也用A4纸英语写了答案举在玻璃上:“我姓名是某某某,我是某某先生的妈妈,我来自中国。”小丫头阅读后欢快地哈哈大笑。她很小,是否能全看懂,我不确认,但起码我礼貌地回答了。

只是这份安静会定期反转,因为几乎每个周末有球赛,就有了强烈的欢腾。不由得也让我体验到了“球场”与“阳台”之动、静同在的美妙感受。

看得见风景的阳台

还一平

察见她家阳台上满铺着地毯,除了稍稍堆些儿童玩具,并没见有其他杂物,供孩子玩耍的空间很宽敞。两女孩常是随意地坐着或趴在地板上,妹妹大多是在玩塑料小桶铲或积木拼图,姐姐爱写字画画。她俩每回在阳台上呆的时间不长,但作息有规律,也没见在阳台上吃喝东西。两娃偶尔也哭闹,但看动静却不凶,听劝,很快恢复亲密无间。每次看到我来阳台了,她俩就会跑到玻璃处与我隔空、全程无声地互动一番。姐姐会在玻璃上出示自己图画“作品”,我作表情加OK手势作夸赞;妹妹会面向着我扭身晃头似乎在“舞蹈”(可能是她家阳台上放了音乐),我跟着她节奏拍手赞。姐妹俩



边看边聊



邵天骏